

温州地理论丛



朱烈 著

温州地理论丛

朱烈著二〇〇一年

题记

这里所收的旧文大都是关于温州地理方面的。

第一辑前七篇是 1962 年~1981 年在温州市地理学会上发布过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强调地理必须与农业生产联系，因而也探讨了本地物候、水利等问题。《论温州的物候》是 1960 至 1979 近二十年的观察写成，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幸好还有此事可做。后来在 1981 年冬参加全国物候学研究讨论会上宣读过的。（此次做了删节）《温州市自然环境志》是应温州市志办写的，这里发表的是第二稿，和市志中所收略有不同，保留了位置、农谚等。这篇文章中地质部分是郑国听先生写的。《永嘉县自然环境志》是应永嘉县志办写的，当时我们成立了写作班子，其中气象台的余长松先生担任了气候部分的编写，地质队的郑国听先生担任了地质部分的编写，其余由我负责，总的由叶翔先生删定。为了篇幅的完整，这次便都全部发表了。《雁荡山自然地理初探》则是未完稿。本来的计划是想全面探讨一下北雁荡山的自然地理，但因人事关系，北雁荡山的北部和西部未去，终非全豹。现在人

既老迈，体力大衰，已不能亲历其境了。但毕竟是写了一些，弃之可惜，所以附在后面。

第二辑是些游记、日记、散记、随笔之类，不外谈温州的胜迹、风物、人事、掌故等，大部是在当时报刊上发表过的。

第三辑收入两篇文章，一是《水经注浙江水疏证》是学习《水经注》的习作；一是《我国聚落名称考略》是参加浙江省地理学会年会的论文，虽和温州无关，但仍属历史地理范围，也就一并集在一起了。

最后，本书的封面是我的女儿朱学新设计的，本书的出版也费了她很多的时间。特此致谢。

2001年5月6日

目 录

题记	1
目录	1

第一辑

温州市历史地理	1
温州月令	32
上戍港流域水文概况和农田水利问题	68
论温州的物候	81
南宋时代温州的手工业	97
浙南三水释名	110
九山河的成因及其历史沿革	118
温州自然环境志	120
永嘉县自然环境志	260
雁荡山地理初探	363

第二辑

几处旧游	389
雁荡纪行	392
雁荡休养日记	399
新雁山十记	412
游天柱寺	430

重游天柱寺	432
仙岩化城洞访古山茶	433
河岙行	436
榕树礼赞	439
会昌湖	441
冬游乌牛纂	443
赞海涂	445
瓯柑与罗浮	447
朱柰 林带 海涂	449
浮沚和周行己	451
哈雷彗星和张孚敬	453
郭公山和富览亭	455
记巽山塔的倒塌	457
传奇人物林灵素	460
大若岩风景线以外	465
关于陶公洞	467
谈华严石	469
谈三京湾	471
看仙岩二潭	473
王羲之没有作永嘉郡守	475
谈帆海	480

第 三 辑

水经注浙江水疏证	485
我国聚落名称考略	541

温州市历史地理

前　　言

温州市在浙江省东南部，当宁波、福州二市之间，是东南丘陵地区的重镇之一，梁代丘迟说它“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市区西倚旗云山，北临瓯江，东面东海。旗云山从西南走向东北，为洞宫山脉一支，山势巍峨，海拔在一千公尺以上，是瓯江和飞云江的分水岭。自旗云山东北，山势逐渐降低，抵瓯江南岸，或成为海拔300—500公尺的低山，或成为100公尺以下的分散孤丘，地层古老，构成2—3列平行的背斜层。温州市东部是一片狭长的平原，由瓯江冲积而成，名温州平原。平原土壤肥沃，河网纵横，农作精致，人口稠密，镇市相接。东海中大门、洞头二群岛，为陆地下沉所形成的大陆岛，属于里亚斯式海岸型，是渔业基地和海防前哨。瓯江是浙江省第二大河，全长350公里，流向和山脉相切，所以上、中游多激流。温州市当瓯江下游，吃水三千吨轮船可乘潮从海口直入，海潮上溯到温溪，小汽轮也可从市区达青田以下。瓯江在市区内的最大支流为上戍港，只下游可以行驶小汽船，上、中游为山地性河流，不通舟楫。

温州的名称，始于唐代。实以气候温暖湿润著称。全年平均温度为 18.4°C ，冬不严寒，夏少酷暑，最低温度，不过零上 4°C ，冬季仅有二个月，以温名地，名实相符。全年平均雨量1700毫米左右，雨量的季节分配比较均匀，夏季降水占全年42%，作物年可三熟。

温州市历史地理

温州地区的开发，比浙江省北部较迟。勾践建越，温州还在越外。西汉初年，才有东瓯王国的封号，东晋、南宋，中原士族，大量渡江，浙江为晋、宋畿内之地，温州的经济文化，受到外来的刺激，于是突飞猛进，较当时的中原，几跨凌而上之。清鸦片战争以后，温州被英帝国主义者敲开大门，洋货，教士乘机而入，温州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消费城市。抗日战争期内，温州和内地不绝如缕，几为孤岛，又三次为日寇所陷，战略物资，掠夺一空。战后复受国民党反动派通货膨胀影响，城乡经济，奄奄待毙。解放以后，在党的英明领导下，进行改造和建设，温州成为浙江省三市之一，经济文化得到空前未有的发展。

现将二千年来的温州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又依温州的建置区划，分为七期，作简单的述叙。

一、前史时代的温州

1、瓯越期

秦汉以前，有关温州的文献记载很少。《山海经 10·海内南经》说：“瓯在海中。”郭璞注：“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岐海中也。”

“瓯”又作“沤”，又作“欧”。《周书 7·王会解》云：“东越海蛤，欧人蝉蛇，且瓯文蜃。”孔晁注：“东越瓯人也”“且瓯在越。”同书又云：“伊尹朝献商书……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牛马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我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鬚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鞬，鮀鰐之酱，鲛駁剑利为献。……’孙诒让《温州建置沿革表引》说：“夏为瓯，殷为沤，周为欧，实一字也。”

这些记载给我们一些历史线索，使我们知道三千年前，温州一带是为一种称做“瓯”人所居，生活比中原远为落后，剪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赤足，吃蛇、蛙和鱼、蛤为生。

据解放后地下发掘情况看来，和文献记载颇有相互印证的地方，罗浮、岩头山长脚窟发掘的石簇、石锛、贝壳等另星小件，上塘正门山也发现石簇、石锛、石刀之类。发现地点和浙西不同，都是在小山坪上，距海平面约有六十公尺，平原从未发现这类石器，在发现的石器中，多属渔猎工具。石犁也从未发现。又如 1956 年瑞安山前山遗址发掘遗物情况也差不多，文化层很薄，只有一公尺左右，发掘地点经过开垦，断面不完整，有石器和陶器。石器中以石簇最多，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此外尚有石锛、石凿、石刀、石纺轮等，大部用板岩制成，打孔，尺度小，做为射杀小动物之用。陶器的质料有泥质红陶、泥质灰陶，但没有黑陶，花纹多绳文，也有几何阴文。陶的种类以罐、瓯等盛器为主，鼎、豆等从未有发现。在山前山遗址中，还发现一种彩绘陶片，和福建闽侯螺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相似，和仰韶文化的彩陶不同，在时间上应该较晚于浙江北部的黑陶文化遗址，而属于福建文化系统。这种印纹陶器，普遍在浙南发现，如永嘉、龙泉、乐清都曾发现过几处和石器共存的硬陶遗址。据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说：“这种陶器的时期，可能由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汉代。”温州附近陶器的时期，经研究，当属于春秋战国时代。

温州在战国时已否成陆，因缺乏文献，很难确定。但是根据瓯江的造陆能力，可以推知一个大概情况。《永嘉县志》《浙江通志》卷 63 引）载永强长沙北到沙村寨的海塘始筑于明嘉靖廿七年戊申（公元 1548 年），现在这条海塘距海已有 1 公里左右，四百十四年间平均每年向外伸涨 2.4 公尺，冲积的速率大约是长江的十分之一。瓯江平均含沙量不及钱塘江二分之一，（钱塘江为

1090 克/公方，瓯江为 490 克/公方）年输沙量约为 100 万公吨，也只有钱塘江五分之一，和长江相比，则仅它的六百分之一而已。根据这个不完整的资料推算，则温州市区在八千年前已冲积成陆，大罗山和吹台山之间，在夏代也已相连成片，只是地势低洼，为海迹湖，现在梧挺以东，大罗山以西，白象以北，黄屿以南，俗所谓“西洋底”的，湖沼星罗棋布，就是这个海迹湖的残迹。^① 1955 年造自来水时，曾经钻探，200 公尺深处便达到风化岩层。至于平原上的文化层，在这几年基本建设中曾发掘出不少古代文物，但年代较近，地下二公尺深的地方掘出的是宋瓷之类，三公尺深的地方是东晋、南北朝的陶瓷等物，更深的地方便没有遗物发现，全是近代沉积土——青泥沙砾。

在瓯越时代的温州，平原虽已涨成，但卑湿低下。这支和福建文化相近的瓯越人，住在小山坪上，过着渔猎生活，比起当时中原的各区看来，是颇为落后的。瓯越人的社会制度，当是原始公社制度，《周书·王会解》假托周成王受四方诸侯的贡品，据范文澜的意见，是真伪混杂，伪多于真的传闻，其中伊尹朝献商书，肯定是出于假托，但关于诸民族的分布和物产交换的事情，还是可以相信的。

二、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温州

2、东瓯王都期

春秋末，勾践定都绍兴，据《国语》说，越国的南界在句无，

^① 这个海迹湖到刘宋时还存在，谢灵运有《遊赤石进帆海》诗，赤石据他的《遊名山志》：“永宁安固二县间，东南便是赤石，又枕海。”《遊名山志》现在篇章已经不全，安固是现在瑞安，永宁即温州，在二县间的东南，当是大罗山。帆海据郑縡之《永嘉郡记》说：“帆游山地昔为海，多过舟，故山以帆名”。孙仲容解帆海就是现在大罗山麓的帆游山。灵运诗中说：“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行舟时要用帆席，可见这个湖的面积是相当大的，这个湖的逐渐淤浅当在于六朝以后，唐代兴修水利，浚深填淤的结果。详细的情况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句无在今诸暨南境，当时温州没有在越国的境内。

公元前 334 年，楚威王败越，杀越王无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闻君，皆其后也。”《史记正义》说江南海上是台州临海地，那末，温州在秦汉之际，始稍稍开发。

《史记·东越列传》说：“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考闽中郡不在秦三十六郡内，张照已经怀疑，《考证》云：“按越为楚灭，子孙分散，臣服于楚。《越世家》虽有或为王或为君之言，其实自相称署，而不得于宋、卫、中山之数者也。秦兼天下，罢侯置守，六国之后，尚不得尺土寸地，矧区区南海上之越，别奉以君长之号乎？疑无诸与摇，皆已废为庶人，陈、项兵起，乃始纠合义旅，闽越之民，尚思旧德，相率景从耳。”

孙诒让以为秦郡不过以僻远羁縻之而已，其说最允。

关于东海王的记载，《史记》很简略，只说越东海王驩摇，是越王勾践的后代，他和闽越王无诸跟着鄱阳令吴芮灭了秦国，又因为项羽没有封他们做王，所以归附于汉。公元前 202 年（汉高五年）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今福建福州），公元前 192 年（汉惠帝三年）举高帝时越功，说摇的功劳多，为人民所爱戴，于是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史记》载无彊到摇相隔七世，施元孚《释未集·东瓯王辨异》说不可信，“自越亡，至汉惠三年，才百四十二年，则无彊灭时，年已三十八矣，安有同时之人，而相隔七世之理哉！王当为无彊孙，否则从孙辈耳。”施氏引《海宁顾氏谱》谓王死于汉惠三年封王时，是可以相信的，但说王寿一百六十岁，《史记》越人勇之言可证，则又太粘着了。施氏又引顾谱，谓“王薨，谥曰悼，传子昭襄，一名期，高后时辞王爵为侯，在位九年，谥曰悼，传子建，所谓汉景三年亡国者。”《史记·东越列传》（《汉书》同，

但“越”作“粤”)说:“汉景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赂,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国。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去东瓯。至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于天子,……遣庄(严)助以节发兵会稽,……遂发兵浮海求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检《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和顾谱不同。施氏说:“意者汉景三年建亡,中国废其爵,而建子孙,仍自君其国乎?”^②

温州作为东海王都,直到内徙空地,计五十五年,所遗留的古迹太少,东瓯王都在温州何处,也难以指实。《史记索隐》引《永嘉记》:“(瓯)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此《永嘉记》不知是否即宋郑缉之的《永嘉郡记》,所述过于简略,无从确定。《明一统志》载东瓯王的坟墓在府城西五里瓯浦。《温州府志》说葬在瓯浦山最高处。《永嘉名胜一览》说瓯浦岭在西山北瓯浦,其地即东瓯王故城,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据温州市文管会方介堪先生说:瓯浦山上迄未发现王墓,看情况山上早成为农作区,不象是墓地,现在山下的东瓯王墓是清道光时重修,和古史所载不符。

《年表》说东瓯内附,人口四万,可见那时地广人稀,生产力还是很落后的。在春秋战国时,瓯越受了中原各民族的影响,从原始氏族制度进入封建制度,是可以相信的。

至于“瓯”这个名词,姜准《歧海琐谈》16说:“瓯有二种,汉有东瓯,又有西瓯,骆闽越即西瓯。”这句话稍有错误。《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载尉佗书云:“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

^② 《浙江通志》8云:“元封元年入东越,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误。”

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妾窃帝号，聊以自娱。”则闽越不得称西瓯，称西瓯的是瓯骆，其地在今广西，当时我国东南部都是瓯人所居住，风俗习惯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因所住地区不同，而加以东、西、南等区别。^③

3、回浦县期

《汉书·28·地理志》“会稽郡回浦”注云：“南部都尉治”。又治，师古注云：“本闽越地”。回浦县的设立时期，史书无考。《三国志·吴志·12·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朱育对云：“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没有说到回浦。查《会稽典录》记载和《东越列传》不同，传载东越王余善反在元鼎六年南越平之后，当年冬东越降（公元前111年），武帝以为东越陋多阻，闽越悍，数反复，悉徙其民于江淮之间，遂虚其地，置县当远在其后。《会稽典录》的记载显不足信，《浙江通志》7引《太平御览》云：“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以东瓯地为回浦县。”则自虚地以来，历五十三年才重置县。

考前汉会稽郡相当于现在江苏省长江以南，浙江省全部和福建省北部，共领廿六县，设三都尉治理之。县治的疏密可以见人文的发展情况，前汉时在今江苏省南部设有七县，在今浙江省设有十八县，计杭州市嘉兴专区七县，宁波专区八县，金华专区二

^③ 把临海永宁县称为东瓯，闽越建安为西瓯，当始于郭璞，见《山海经·海内南经》的注解，《史记·索隐》引姚氏据《广州记》交趾为骆越，而毕沅的《山海经》注引《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毕氏又引《史记索隐》刘氏云：“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珠崖儋耳在海南岛，据此，由春秋战国时我国东南部土著人民都叫瓯人，因分布地区不同而加以东西的区别。

考瓯的原字，应是区，取隐蔽的意义，《说文》说：“从品，在匚中，品是众多的意思，东南丘陵众多，民族分布较为隐曲，区人住水旁加水为瓯，后又引伸为浸渍的意义，区人所用的陶器多盛器，加瓦为瓯，以后又把他们所造的陶器叫做瓯。

古籍里越的地区分布和瓯人的分布常常一致，勾践都会稽，称越国，以后又称浙东为东越，福建为闽越，在西汉武帝时，今浙江福建地区又总称东越，两广称做南越。越应是指区域国而言，瓯则是指民族而言，古时越、粤不分，《史记》的“越”，《汉书》都做“粤”，近代才把越作浙东绍兴的专名用，而粤的范围还比较广，可以指南岭以南地区，也可以指广东一省。

县，温州专区一县，在今福建省北部也只有一县。^④那时的回浦县一地相当于现在温州专区大小。

全祖望《鲒埼亭集三五·汉会稽三都尉分部录》云：“前汉会稽全境，西部治钱塘，东部治鄞，而南部不见于班志，幸宋志见之。（《宋史·州郡志》，‘会稽东部都尉，前汉治鄞，两越既平，增置回浦、冶二县，而以南部治回浦。’）”又云：“班志于治县云，本闽越地，以见回浦县为瓯越地也。”又云：“盖前汉时设立二县，原以统两越遗民，回浦在鄞南，以统瓯越，冶又在回浦之南，以统闽越，而南部治回浦以临之，”意见都很正确。但他说回浦县治在奉化、象山之间的回浦乡，孙诒让以为不足据。孙氏引陈耆卿《嘉定赤城志》“黄岩县繁昌乡有回浦里”，定县治在黄岩。温州在那时不过是附属于回浦县的一个东瓯乡而已。

东汉光武初年，回浦县省入鄞县而为乡，后来又在原境置章安县。章安设置的年代和领地，旧史记载也很混乱。《宋书·州郡志》依司马彪《续汉志》。“章安，故治，闽中地，光武改名。”《晋太康记》则说：“本鄞县南之回浦乡，汉章帝章和中立。”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沈约曰：‘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治，前汉都尉治鄞。后汉分会稽为吴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晋太康记》：‘章安本鄞县南之回浦乡。’《太康记》所云，即吴临海郡之章安县地，今台州黄岩章安镇是也。”全祖望说：“自司马彪误以章安为治，而张勃遂以东汉之临海（即章安）、侯官二尉皆治所分，沈约、刘昭疑不能决，《通典》竟以勃言为据。夫使章安即治，而自章安以至侯官，皆治所分，则前汉之回浦，所蒞何土？不仅如六朝空荒诸县有土无民也。”胡、全二说甚当。那时在易代战乱之

^④当时会稽郡廿六县为：吴、曲阿、毗陵、阳羡、无锡、丹徒、娄、（以上在今苏南）海盐、由拳、乌程、余杭、钱塘、富春、余暨、（以上在今浙江省杭州及嘉兴专区）诸暨、山阴、余姚、上虞、剡、句章、鄞、鄮（以上在今宁波专区）乌伤、大末、（以上在今金华专区）回浦、冶。

后，人口减少，所以废回浦县为回浦乡，后来承平日久，人口稍增，重于回浦乡置章安县，是可以理喻的。章安设置在章和间（公元87—88年），其地在黄岩，证据较充分。^⑤

温州在东汉初叶，仅为东瓯一乡，而地兼处州，可见地广人稀的情况了。

4、永宁县期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析章安县东瓯乡为永宁县，（见《后汉书·郡国志》）此温州为县治的开始。永宁县的北界和今黄岩接界，西部仍包括旧处州领地。孙诒让说：“地方千里，而户仍不满万。”

考《续汉百官志》“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则从前汉以来，县令长制度都没有改变。《三国志·吴志15贺齐传》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孙）策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侯官长商）升，以（贺）齐为永宁长。”可知那时温州人口与东瓯王时代差不多，还是边疆僻县。以言人物，仅朱育在《问士对》中提到“其女则松阳柳朱，永宁瞿素，或一醜守节，丧身不顾，或遭寇劫贼，死不亏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而男子未闻，可见文教的未行。

孙氏政权在江左建立后，析永宁置罗阳县（今瑞安县）。孙亮太平二年（公元257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永宁、罗阳二县都属临海郡，人口应有所增加，但古籍无可征据。

永宁县治不在江南。《浙江通志》49古迹引《万历温州府志》云：“新城去府城六里，在江北贤宰乡。郭璞初议立城于此，后迁过江，今其地为田野，犹称新城云。”

5、永嘉郡期

西晋时，温州地仍属临海郡。《晋书·地理志》载临海郡统县

^⑤ 《浙江通志》8云：“回浦乃今奉化县回浦乡，即宁海县地，在后汉为章安。”误。辨见上。

八：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松阳、安固、横阳，户共一万八千。渡江以后，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分临海立永嘉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县，并以永宁为郡治。后来孝武宁康二年（公元374年）又分永宁县置乐成县。从晋至陈，一百六十余年，州界虽有更改，县界却无稍变。^⑥可见这时沿海平原一带已逐渐开辟。西部辽阔的土地，只有松阳一县，仍然是草莱撩荒的区域。

温州旧有城墙，据《浙江通志》24引《万历温州府志》是筑于太宁元年置郡时，说：“悉用石甃，东西附山，北临江，南环会昌湖，始议建时，郭璞登西郭山，望海坦、华盖、松台、积谷诸山，错立如北斗。……因跨山为城，名斗城，时有白鹿衔花之瑞，故又名鹿城。凿井二十有八，以象列宿。宋、齐、梁、陈、隋、唐因之。”又195引《温州府志》：“郭璞，字景纯，宏农人，尝客瓯，为阡郡城，有白鹿衔花之瑞，故又名白鹿。尝谓九山象斗，华盖、松台、郭公、海坦四山为斗魁，积谷、巽吉、仁王三山为斗杓，黄土、灵官二山为辅弼。”今按巽吉山或简称巽山，在茶院寺，上有塔，倾斜的角度很大。巽山旁有小阜叫黄土山，今称石子山。仁王山在城南五里，别名湖屿。灵官山在仁王山西，一名复釜山，据说宋时林灵素葬于此。俗以仁王灵官为双屿。温州电厂创建后，双屿只剩下一点遗迹了。

温州从晋南渡以后，因为畿内地，经济文化日渐发展，《永嘉县志》说得好：“晋之郡城，生齿日繁，王右军^⑦导以文教，谢康乐继之，乃知向方，因是家务为学，至宋遂称小邹鲁。”查《浙江

^⑥历代史载：《万历温州府志》宋孝建元年置东扬州统永嘉郡，永光元年，以东扬州并入扬州，仍统永嘉等郡。《宋书州郡志》：永嘉太守领县五：永宁、安固、乐成、横阳、松阳。《梁书·高祖记》：普通五年，分扬州置东扬州。《陈书·文帝记》：天嘉三年，以永嘉八郡置东扬州。

^⑦《晋书·王羲之传》无守永嘉郡事，考《晋书·孙绰传》有会稽内史王羲之引为右军长史，转永嘉太守。此自言孙绰事，非关羲之。《浙江通志》编者斥不录，极是。

通志》111 职官，晋永嘉郡太守有谢毅、孙绰、蔡邵、谢铁、刘怀之、司马逸之、卢循、骆球、谢逸等人，宋永嘉郡太守有王味之、谢灵运、裴松之、颜延之、王休、袁王寿等人，齐则有王瞻、到撝、王彬、沈景德、萧毅、庾县隆、范述曾、檀道鸾等，梁有丘迟、萧子恪、蒋涣、沈旋、王筠、虞权、王冲、沈恪，陈任永嘉郡内史可考的有毛喜，他们中间很多是有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对于温州的文教事业积极提倡，有一定的影响。

梁时，邱迟《永嘉郡教》称温州“控山带海，利兼水陆，东南之沃壤，一郡之巨会。”当时温州已成为东南重要的都市了。

东晋六朝以来，温州因偏处海隅，没有受到大的战争破坏，虽然东晋末年有孙恩的党徒卢循占领了永宁，自领永宁太守，但不象会稽诸郡的残破。再加上北方汉族的迁入，新的生产技术有了输入，生产力便得到逐渐发展。

当时农业生产，据《晋书·食货志》所载，还是相当原始的，就是所谓“火耕水耨”的耕种法，烧去田里的杂草，灌水种稻，草和稻并生，高七八寸，一并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长。

《谢康乐集》里有《行田登海口盘屿山》诗，又有《白石岩下径行田》诗。“行田”，据颜师古的解释，就是“赋田”之法。《白石岩下径行田》中描写“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川流涓浍合，连统塍埒并。虽非楚中化，荒阙亦黎明；虽非郑白渠，每发望东宫。”那时乐清一带平原已经开发，水利经界擘划有相当规模了。

种桑养蚕，也很发达。《齐民要术》5 引《永嘉记》说：“永嘉有八辈蚕：蠇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蠇蚕，四月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又说：“凡再熟者，前辈皆谓之珍。”

《谢康乐集》有《种桑》诗，是守永嘉郡时所作，云：“浮阳骛嘉月，艺桑迨间隙，疏栏发近郭，长行达广场。”则郊区简直全是桑园了。